

永不满足于现状，向前走，才是对过去最有力的尊重。

王宝强 著

潘沈斌 © 执笔

只有面对，
才能走对

冯小刚 | 陈凯歌
六小龄童 | 徐峥 | 黄渤
真挚推荐!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ZH
紫图

只有面对， 才能走对

王宝强 著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只有面对，才能走对 / 王宝强著.

—北京：北京联合出版公司，2017.1

ISBN 978-7-5502-9270-3

I. ①只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王宝强 - 自传

IV. ①K825.78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299325号

只有面对，才能走对

项目策划 紫图图书 ZITU®

监 制 黄 利 万 夏

丛书主编 郎世溟

作 者 王宝强

执 笔 潘沈斌

图片提供 王宝强（上海）影视文化工作室

责任编辑 龚 将 夏应鹏

特约编辑 宣佳丽 刘长娥 李莲莹

苗海燕 胡曼琳

装帧设计 紫图图书 ZITU®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)

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160 千字 71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 15 印张

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502-9270-3

定价：45.00 元

未经许可，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，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

纠错热线：010-64360026-103

自序



P R E F A C E

只有面对 才能走对

1

一匹白马，在悠悠天地之间，在茫茫沙漠之中，朝我走来。白马上坐着一位僧人，风尘仆仆。他越来越近，我甚至能看到他脸上的尘沙。他走到我的面前，定定地看着我，问：“你真的想沿着我的足迹西行吗？”

我从梦中惊醒，窗外还是一片漆黑。北京初春的黎明，有种难得的安静。我努力地想继续睡去，却怎么也睡不着，索性起床，在客厅里打了一套猴拳，似乎只有这样才能向刚才梦中的玄奘致敬。

那是2016年3月22日，初春的北京乍暖还寒，行色匆匆的人们在街头和地铁站里涌动着，开始新一天的奔波。我坐在车里，看着窗外赶路的行人和拥堵的车流，赶往东城。今天，是我的主场，我要面对十几年来在我生命中最为重要的人们，念一篇我写的“作文”。

下午两点，和平里东街11号的一个传媒大厅里，我手捧讲话稿站在后台，我听到主持人正念出我的名字。这是对我至关重要的一天，《大闹天竺》西征饯行会正在举行。舞台下面，是一张张熟悉而

充满期待的面孔，一面面亮着我名字的闪烁着的灯牌。

我站在那里，面对着这个真正属于我的舞台，等待着出场。

2

我时常会想起那样一个黄昏，一个夏日的黄昏，八岁的我和村里的一帮少年迎着湿润的风，在风里奔跑，像是生出了翅膀。我翻着筋斗，跑在前面，我想像孙悟空那样飞翔。村民们聚集在村子的一片空地上，此时在两棵高大的桐树之间，支起了一块大白布，我们欢呼着跑过去。

那个夜晚，我第一次面对着那样一块四方的布，像是枯燥世界里变出的一个魔法道具。农村的夜生活只有一种方式：睡觉。放电影的那天更像是一个盛大的节日，人人都不愿意错过这么洋气的娱乐活动。邻村的人都来了，下面乌压压一群人。我早已爬上了高高的柴垛，占据了绝佳的观赏位置。

人群慢慢静了下来，灯光打在那块布上，布亮了，上面出现了字，旁白是“天下功夫出少林”，随着电影里三个孩子一阵打斗，布上赫然出现了“少林寺”三个大字，台下的人群目瞪口呆。而我，像是被雷击中了一样，感到一个完全迥异于故乡村庄的世界的一扇门正向我徐徐打开。

电影结束之后，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是怎样溜下柴垛的，一路模仿着电影里的武打动作回到家里。只记得那个晚上，我兴奋异常。我知道了天下有个叫“少林寺”的地方，那是功夫圣地，那里的人飞檐走

壁、虎步生风；我知道了，在这个世界上，还有一个东西叫电影，在电影里，人可以以叶为剑，纵马踏花，纵横天下。

八岁的我忽然觉得：我的一生，应该过这样的生活。

到嵩山去！那个夜晚，我失眠了，夜半时分，我暗暗下定了这样的决心。

3

我酝酿了好多天，毕竟对于八岁的我而言，那是一个多么重大的抉择，不知道怎样对父母说出我的想法。看了一部电影，就想去电影里的地方，这放在今天来说也是令人匪夷所思的。我已经能够预料到：当我说出功夫明星之梦后，肯定会先尝到功夫的“甜头”——父亲的一顿胖揍。

父亲当过四年兵，回来就种地了。家里的八亩地，是所有收入的来源。父亲早已说要分给我一亩多，这人生的路，他早为我打算好了，那就是种地。以后长大了借钱讨个媳妇儿，陪我一起种地。

印象里的父亲总是板着脸，一言不合就打我。我总是和母亲更亲近，所以，我决定先从母亲这里找个突破口。

午后的阳光毒辣，我和母亲在村外玉米地里干活，玉米叶子刺得我浑身刺痒，全身的热气往外冒。我看了眼母亲，她在我旁边默默地干着活，整片地里就我们两个人，到了说出这个想法的时候了。

“娘，我想去少林寺学武。”我怯生生地说道。

“哪儿？”母亲听了之后，停下了掰玉米的手，诧异地看着我。

“少林寺？”

“对。”我点点头。

“戏里的少林寺？”母亲又确认了一下。

“是，我都打听好了，在河南嵩山，我在郑州转车。”我说。

“那都是电影里的，你还当真？”母亲继续干活。



无论在外面受多少苦，只要回到家跟父母亲谈谈心，
一切的阴霾都会随之烟消云散。

“娘，你就让我去吧，我铁了心要做这件事，我就想去那里学武。”

母亲听一个八岁的孩子说出这样的话，开始肯定觉得像是笑话，但是看我严肃的模样，又不像是说笑。

“学了武，你想干啥？”她停下了手里的活。

“学了武，我就去拍电影。等我挣了钱，给你盖大房子。”我连比带画，信誓旦旦地说。

母亲笑了：“挣不挣钱不说，你那钱都是在镜子里面呢，摸不着啊。”

我说：“以后我挣钱了，我什么都不要你们管，不让你们种地了，宅基地，家产什么的我全部不要，都给我哥。”

听完我的一番豪言壮语，母亲笑了笑，她依然觉得这不过是一个孩子说的胡话罢了。

没有一丝风，白花花的阳光像利剑一样，刺向玉米地，我和母亲的汗水无声地往下淌。我倔强地杵在母亲面前，眼巴巴地看着她，等着她的答复。

“娘，你就让我去吧！就算我在外面没有混出样来，也不会怪你们的。我不想种地了，土里刨食儿，会穷一辈子的。”我不依不饶，“练武就得从小练，要是再不让我去的话，就晚了。我会后悔一辈子的！”

母亲敷衍地应着。

母亲家里姊妹六个，一个弟弟。母亲是老大，她就是看着弟弟妹妹们长大的，没有上过学，她比谁都清楚没有文化的苦。我知道她一直想让我去读书，但是我却像一头犟驴一样，一心想去学武。

母亲知道我的脾气，我的小名就是“二犟”，脾气倔，不达目的决不罢休。我的表现让母亲知道，如果不让我去少林寺学武，我就没法儿活了。

母亲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这孩子魔怔了。”

母亲果然很快就把这件事跟我父亲说了，他们无奈地同意，送他们的“二犟”远走他乡了。

4

1992年3月25日，黄昏，河南省中部的少室山上，晚霞烧红了西天，绯红的烟云也落入了深处的松林里。八岁的我忐忑不安地站在少林寺的山门前。

说实话，当时的我有点儿失望。那时候我爬到柴垛上看电影里少林寺的山门恢宏无比，李连杰站在山头就可以看到少林寺，但是我面前的少林寺山门却像是袖珍版的。山门前卖小商品的摊主正在收拾摊位准备回家，这里看上去像是一个即将散场的庙会。我站在晚霞中，面对着少林寺，犹疑不决，等待着命运之门的打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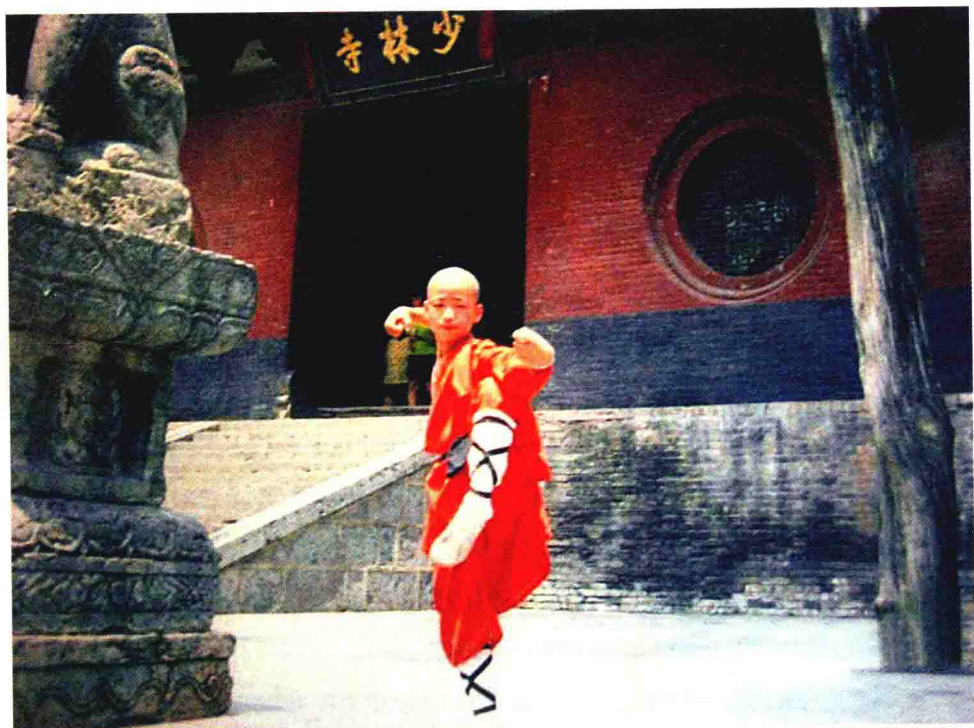
夕阳西下，山风拂过这座深山里的古寺，这里的温度要比山外低4摄氏度。昏黄的灯下，一位叫作释延宏的武僧伸出手来给我摸骨。他摸了摸我的头和手，悠悠地说：“缘到了！”

“你骨脉不错，适合学武，留下吧。”

我将信将疑，狠狠地点了点头。

只有面对，才能走对

016



八岁那年看《少林寺》，燃烧了我少年时懵懂的心，
也让我铁了心去少林寺学武。

5

1999年，依旧是3月，一个早上，我独自坐着一辆小巴车，两手空空地离开村庄，奔我的前程去了。

那是去少林寺六年之后，我决定离开少林寺，去“那个地方”圆我的电影梦。六年间，不时地会有剧组来少林寺取景，但大部分是拍纪录片的。我听说只有去“那个地方”，才能实现演电影的梦想。

去北京之前，我回了趟老家，一是跟父母告别，二是要点路费。

天色阴沉，小巴车上坐满了去城里逛街的情侣，他们亲密而兴奋地聊着天。我靠着窗，看着他们，忽然感觉到了孤独。车窗外，阴沉的天空下是一望无际的麦田，我知道这一去，不管怎样，这故乡，怕是再也不容易回来了。

虽然春运已过，但火车票还是一票难求。到了邢台火车站，我很幸运买到了一张站票，登上了北上的绿皮车。火车在坦荡的平原上一路飞驰，过了几个隧道后，一头“栽进”了一个车水马龙的城市，车窗外是数不清的高楼大厦。我靠着车窗，感到呼吸急促，火车的报站声让我知道，我终于来到了我所盼望的另一个世界，这个世界叫作“北京”。

那是个阳光明媚的午后，我随着人流出了站。站在北京西站的广场上，一脸茫然，不知所措。川流不息的车辆在柏油马路上轰鸣，远处的高楼上嵌着一扇又一扇的窗户，明晃晃、亮堂堂。拿着旅店小卡片的中年妇女一个接一个围了上来：“小伙子，住不住店？”黑车司机也一个个凑到跟前问去哪儿啊。我姑且就当这是首都人民的“热情”吧。

顾不上理会他们的“热情”，也顾不上填饱肚子，一路走一路打听。辗转了一下午，黄昏时分，终于气喘吁吁地站在了北京电影制片厂的门口。我和旁边或蹲着或站着的人一样，懵懂茫然，渴望着被幸运砸中。

夕阳西下，暮色笼罩着这座千年古都。面对写着“北京电影制片厂”的神圣的牌子，以及牌子旁那有着无数机会的大门，我激动不已。

6

阳光晃着我的眼，我爬上了一架高高的防火梯。防火梯下面，各种摄像机对着我，这一刻，我成了“主角”。对讲机里传来了导演的声音，那个声音决定着我在这几个小时内，是否会再受一次皮肉之苦。

这是我得到的第一份演员的工作，在一部警匪题材的电视剧里做男主角的替身。做武行替身，算是我接近功夫明星的开始吧，我常这样安慰自己。

我的任务就是爬上两米多高的防火梯，然后摔到下面的水泥地上。在导演说出“OK”之前，我需要不停地往下摔。

我穿着男主角的衣服，站在防火梯上，我感到空气都凝固了。现场的剧组人员都在盯着我，因为我表演的好坏，直接影响着他们能不能提前收工。没有采取任何防护措施的我，看着下面灰白的水泥地面，双腿直打颤。

导演喊“开始”，所有人都紧盯着我。我双眼一闭，两腿离梯，

身体直直向下坠。紧接着，我像一个从天而降的麻袋“砰”的一声，随着我喉咙里发出的一声闷哼，落在了水泥地上。我感到身体快要炸裂开来，胃里一阵疼痛，头嗡嗡作响，眼前一片黑暗。

“重来！”迷迷糊糊中，我听到了导演的声音。

有五六个人跑过来，手忙脚乱地把我扶起来，有人问：“没事吧？”

“没……没事。”我努力睁开眼睛，蹒跚着爬上梯子。这是我的工作，无论多难，我要面对。

在接下来的几次往下摔的过程中，我都努力憋着不出声。一次次，我的身体像是一块石头往下砸，被人扶起来之后，再踉踉跄跄爬上梯子。在晕晕乎乎中，听着导演的口令，准备着再摔。

当导演说出“OK”的时候，我感觉几个世纪过去了，手肘上的血已经把衣服染红了一片。

我知道，就算我摔得再辛苦，也只是为他人做嫁衣罢了，我的名字不会出现在这部电视剧里。

当这一场戏终于通过，我捂住手肘止血的时候，一个老武行走过来，悄悄地告诉我：“你不要命了？这么摔下去，会出人命的。别人都是假摔，只有你真摔！”

可是，什么才是“假摔”呢？我的字典里，只有“真诚面对”。况且，我是真的不知道什么才是“假摔”。

晚上，我躺在地下室杂乱而狭窄的床铺上，听着头顶下水道里流淌着这个城市的污水的声音，哗啦哗啦，哗啦哗啦……像是永不止息的嘲笑声。

地下室潮湿又不见阳光，我身上起了湿疹，奇痒无比，挠过之后又像针刺一样地疼。我挠着背上的疙瘩，怎么都睡不着。

我想母亲了，想念她做的烩菜——白菜豆腐炖粉条，那是我最爱吃的菜，我在梦里不止一次吃到，多么香啊。

那几个夜晚，搂着能掐出水、泛着恶臭的被子，我哭了。我的哭声伴着下水道里污水的嘲笑声，哗啦哗啦，哗啦哗啦……它仿佛在说：“不如归去，不如归去。”

7

1999年的一天，北京郊区的一个工地上，面对着一垛比我高的砖头，我的任务就是把这些砖头从这头搬到那头，按天算钱。一天之中除了中午吃饭的时间，都必须干活。

这是由于我很久接不到戏拍，为了不饿肚子找的一份工作。

我当时还不到18岁，只能算是半个工，所以一天只有25元，包吃不包住。当时我住在一个影视基地附近的大院里，和八个人挤在一间屋里，床是上下铺，每月的房租是80元。

在毒辣的阳光下，我搬着12块砖，一步一挪地向前走着，搬砖是最简单最枯燥的活儿。在砖头的压力之下，我的胳膊像是灌了铅一样，手上也磨出了厚厚的茧子。唯一使我高兴的是，看着身后砖垛上的砖越来越少。但是常常高兴不了几分钟，就会有新运过来的砖填进来。

我不知道一天要在这里走多少趟，只记得疲累充斥了我身体的每

一块肌肉、每一根神经。每次中午吃饭的时候，我在工地的树荫下倒头就能睡着，直到工头过来把我踹醒。

我已经出来三年了，没有跟家里联系过一次，我在哪里，干着什么，父母都不知道。他们想尽一切办法打听，就差去报警了。村里人都说，一个孩子出远门，要是三年没有消息，那就是死在外面了。母亲晚上睡不着的时候，每次想到这话都哭。每到初一和十五，母亲都在堂屋里烧香，祈祷神仙保佑她的这个儿子在外面活着。

有年大年初一，母亲在门口看到别的孩子在放炮玩耍，扭头回到家里，大哭一场。

“我的孩子在哪儿呢？在外面谁对他好呢？”

8

喧闹的北京游乐园里，我听到了人们的欢呼，这是我第一次面对这么多的观众，我有点紧张。

每年五一劳动节，都会有一些卡通明星巡游方阵，邀请一些有武术功底的人来演出。穴头通知我，这一天我的任务是套上卡通衣服，在100个人的队伍里，面对着游乐园里的游客进行卡通人物表演。

这一天，我暂时不用再搬砖了。

我多么幸运，我扮演了我的偶像孙悟空。

卡通人物轮流过场表演，轮到我的时候，我的血液都凝固了。我突然像齐天大圣附体，帽子一拉，举起双臂，像是真的腾云驾雾，一个筋斗就翻了出去，紧接着，一个又一个。

在连续翻筋斗的同时，我像是看到了嵩山上的云，听到了溪流过山涧的声音，又像是看到了孙悟空在云端冲我招手。扬扬得意的我还来了几个空手翻，当我站定的时候，周围一片喝彩声。

一个小朋友走了过来，说：“我要和孙悟空照个相。”

“我是孙悟空了！”我开心极了，蹲下身来，抱住那个孩子，定格在了孩子母亲的相机里。

这样开心的日子并不多，只有扮演孙悟空的那个瞬间让我感到了真正的快乐。我想，每天演孙悟空，就是我想要的人生吧。

9

2000年5月的一天，北京，我推开了一扇房门，屋子里坐着二十几号人，有人抽着烟，房间里烟雾缭绕。在我看来，他们每个人都有可能是导演，或者是制片人。

一个40岁左右的英俊男人坐在中间，他的眼睛很是清澈明亮，双眼皮像是一道山沟，看我的时候，像是有两道利剑向我刺来。

当时我还没有吃晚饭，接到他们让我去试镜的传呼，就直接从工地上赶过去了。搅完石灰的我浑身都是白色的粉末，又痒又疼。

我有点蔫儿，推开房门后，长久的自卑感让我对这样“高档”的环境完全不适应。我忘了我是来面试的，在强烈的自卑感驱使之下，我希望他们无视我才好。我蹭着墙根，贴着墙角，慢慢地一点一点挪动，才算勉强站在了屋子里。

不过后来他告诉我，就是因为我进门的那些躲闪动作，他才更加